

盐道

李春平 著



作家出版社

一幅巴蜀故国的民俗画卷

一段闻所未闻的盐道传奇

一曲传唱千年的古老歌谣

盐道

李春平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盐道 / 李春平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063-7478-1

I. ①盐…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9301 号

盐 道

作 者: 李春平

责任编辑: 王 征

装帧设计: 四色土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40 千

印 张: 19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478-1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盐道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23
第三章	039
第四章	058
第五章	069
第六章	079
第七章	090
第八章	099
第九章	108
第十章	127
第十一章	138
第十二章	154
第十三章	172
第十四章	187
第十五章	207
第十六章	215
第十七章	231
第十八章	245
第十九章	255
第二十章	270
第二十一章	279
后记	295



第一章

清朝末年，一代王朝快要过气的特殊时段，秋天声色俱厉地走到了尽头，看不到树树皆秋色的宜人景象。大地一片苍茫，山河暮霭沉沉。大巴山的秋天是分期分批进入的，通常是一半春色一半秋。在同一座山上，上半身还是碧绿，下半身就泛黄了。巴山的山民对每一个季节的到来都充满敬畏，立春吃啥，立夏吃啥，都有讲究。这个“立”就是开端，要把它们当成节气过。而过节气的方式就是吃。哪怕是清汤寡水，以糠拌菜，也算过节。贫寒的日子，空洞的形式永远大于节气的内容，因为它寄托着永远不会放弃的希望。这些希望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却是他们生活的内在动力。眼看就要立冬了，按医家的说法就是要过“天地闭藏，水冰地坼”的日子了，你看大地都冻得裂口子了，人就应该冬补了。不然怎么说天人感应呢。崔张氏郑重其事地对崔无疾说：“立冬那天我给你炖一大锅萝卜炖羊肉，补你！不然，立冬立不起来。”崔无疾忍不住笑了笑，他笑的是“补你”，好像一切都是为了他，他回答说：“补我是为了补你！”崔张氏像没明白这话的意思，愣了片刻，转身进猪圈了，猪圈里面有她亲爱的三条猪。崔无疾盯着老婆的身影胡子一翘，他并不认同老婆的说法，他觉得有点荒谬，不沾弦。“立冬”那天不吃冬补就“立”不起来，是不是日子就不过了？冬天不是我一个人的，凭啥我不过立冬就立不起来？我算老几？“立不起来”会变成什么天，什么季节？季节是顺其自然地来，顺其自然地去，由不得你吃啥不吃啥。崔无疾

早就琢磨过季节这东西，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每季平均分配，这在巴山是经不起推敲的。巴山通常是春天很短，“春天还没怎么过好就到夏天了”。春季成了名义上的春季，其实就是那么几天“春暖花开”的好日子。春天到哪儿去了？春天让其他三个季节顺手牵羊地挤占了。崔无疾还琢磨，季节又是什么呢，归根结底地讲，季节就是颜色和气温。冬天就是白色的，是冰冷的，是需要用柴火暖热的。崔无疾年年都想暖热冬天，可年年都没把冬天暖热。冬天依然是白色的，依然是冰冷的。而且它还会把春季的一段日子据为己有，把春天冻起来，让春天也变成白色的，冰冷的。为啥叫大自然，就因为自然大！大，就是天地造化，不可逆转，你得顺应它。崔无疾读过私塾，读过诸子，在他看来，只有老子把这个问题看明白了，所以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大巴山的冬天非常凶猛。可再凶猛也得过日子，也得赚钱。崔无疾庄严决定，要在下雪之前到巫溪大宁厂去背今年的最后一次盐。而且要带着他的三个儿子同时去。

在大巴山，背盐的人有几种称呼，盐背老二，盐背子，背盐的，意思都差不多，都是苦力。崔无疾这个人，当了一辈子盐背老二，背了一辈子盐。盐，构成了他的家族史和个人史的各个章节。他身上的每一处都与盐有关，他家的每一件家具都与盐有关。与其他盐背子不同的是，崔无疾念过几年私塾，初通文墨，识文断字，绝非草莽之人。他本以为鸦片战争之后，老百姓的日子要好过一些，结果越来越糟糕，越盼心头越凉。再过些年，咸丰皇帝惹不起英法联军，逃到热河避暑山庄躲起来了。圆明园也没守住，被联军一把大火烧光了，据说那冲天火光能照到巴山和秦岭，大熊猫和老虎看了都直瞪眼睛。那几天没有月亮，夜色却极好，走夜路的人也特别多，就是那火光映照过来的。崔无疾没去过圆明园，也不知道圆明园是干什么的，只知道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园子”。自家的“大园子”让一伙外国佬烧了，丢了国家

的大脸面。就在朝廷不断地签订各种条约时，崔无疾和镇坪县所有的盐背子们一样，都在一如既往地背盐。家国兴衰，朝代更替，与他们没有发生直接联系。接下来，到了慈禧太后时期，情况也未能好转。自从国家的“园子”烧了之后，上下都是乱七八糟的，镇坪县一带的棒老二又猖獗起来了。棒老二是当地的土话，是对土匪的民间称呼。那些年，随着棒老二的猖獗，连续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据说吃了人很有力气，眼珠发黄，一天不饿。吃人是崔无疾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太没有人道了。崔无疾一听说哪里又吃人了就开始骂人，人就是人，人是不能吃的。人都能吃人了，还算啥世道？既然国家如此，世道如此，崔无疾也算彻底明白了，朝廷是靠不住的，官府也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什么？是自己，是土地，是盐。他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他家现在种的地，就是先人们背盐买下来的。

崔无疾他看到过爷爷背盐，跟爹爹同时背过盐。他现在用的背盐工具，就是爹爹死后留下的。背篓后面的篾条上还刻着爹爹的名字，叫崔良富。父亲去世后，他用父亲的背篓背盐，因为父亲的背篓好用。在父亲的名字下方，加上了自己的名字崔无疾。崔无疾原本是他的小名，长大之后，他觉得这个小名很健康，健康就有杀气，在镇坪当背老二是需要这种杀气的，没有杀气就站不稳，于是就把小名用成了大名。这个大名果然管用，方圆十里的人都知道有崔无疾这个人。要不是家境贫寒，他就是一个大人物了，不是状元也是山大王。他力气大，个子高，身子结实，声音洪亮，长得又虎头虎脑的，做山大王比较合适。可崔无疾没有做山大王。当然他也不希望做山大王，他看不起他们的野蛮，看不起他们的匪气，看不起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法无天地豪取强夺。自家祖上都是盐背子，盐背子就是老实疙瘩，就是凭力气吃饭，从不抢别人的东西。算起来，崔无疾这辈子唯一做的一件野事，就是从土匪窝里抢了一个老婆回来。那是30年前的一个春天，他正从大宁厂背盐，在路过母猪洞时，三个棒老二架着一个姑娘

往前走，还有一个棒老二不停地在姑娘身上摸来摸去，姑娘骂着，挣扎着，一看就是他们抢了民女，给山大王做压寨夫人的。因为姑娘反抗着，不愿走，他们推一巴掌，姑娘走一步，四个人走得很缓慢。崔无疾慢慢尾随在他们后面。当初看到他们时，崔无疾心里还有点发怵，心想他们该不会抢我吧。越走越近时，发现他们根本没有抢盐的意思，只是要把姑娘弄到山上去。听说鸡心岭的山大王被下面一伙兄弟乱棍打死了，选出了新大王，新大王没有压寨夫人，正在到处找美女。这姑娘一旦落入虎口，那就惨了。崔无疾在接近他们之后，不知哪来的胆量，突然想到，良家女子怎么能轻易让棒老二抢走？我崔无疾好歹也是大巴山的一条男子汉呢，要是把姑娘从土匪手里救出来，就算替天行道，做了一回巴山男人。于是也来不及细想了，放下背篓，拿着打杵子就往前追赶。棒老二见后面的崔无疾追赶上来，一个疤脸男人说：“你想做啥？”崔无疾说：“我想让你们把她放了。”棒老二说：“你说笑话呢，也不看看我们是啥人！”崔无疾说：“你们化成灰我都认得，你们是土匪！能不能义气一点，你们把姑娘放了，我就放你们。”棒老二肯定不会轻易放人的，他们一齐转身过来对付崔无疾，崔无疾手里有五斤重的打杵子，打杵子呈“T”字形，长度在两尺左右，用硬木做成，底端是铁皮，是背老二走在路上的必备工具，歇气时用来支撑背篓。崔无疾用它作为武器，第一棒就把一个棒老二打翻在地了。另外两个棒老二也许是好久没进食了，又黑又瘦，根本没什么力气和崔无疾交战，崔无疾体力充沛，拿着打杵子乱打，挨一棒就是几百斤重的力量，两个土匪各挨几棒之后就不能动弹了，躺在地上求饶。崔无疾看着他们，联想起狗在地上撒欢的情景，俯视着他们说：“你们留她一条命，我就留你们三条命。如果你们掳走她，我就一顿乱棒打死你们。”一个棒老二一边揉着脑袋，一边叫苦不迭：“大哥，你让我们空手而归，回去怎么给老大交代？弄不好我们就会被打死呀。”崔无疾喘着粗气，端详着躺在地上的两人，寻思着是打死他们还是放过他

们。突然间，有个人的额头上居然爬出了两只肥滚滚的虱子，见到阳光如临大敌，正一前一后往眉毛里钻。虱子挽救了他们，它让崔无疾想起了“饥寒起盗心”这句话，或许他们算不得什么真正的强盗，不过是两个爪牙而已，心里便有些同情起来。崔无疾说：“我把盐给你们分一些。你们就说抢了一些盐，没抢到姑娘！”崔无疾心一横，把自己的盐巴分一些给棒老二，让他们回去好交差。

被解救的姑娘好生惊慌，从被掳到被救都来得太快，快得让她措手不及，她向崔无疾说了声“多谢救命之恩”，然后就往回跑。崔无疾一把拽住了她，说你也不能回去，你得跟我走。姑娘说我不能跟你走，我要回家。崔无疾说你能跟我走，我也要回家。姑娘看了看崔无疾那浓眉大眼，感觉是斗不过他的，只叹命薄，刚出虎口，又入狼窝。只好跟着崔无疾走。崔无疾回了家，爹爹见他只背回来半背篓盐，还带回一个漂亮姑娘，急匆匆地问怎么回事。崔无疾说：“姑娘是从土匪手里抢来的，盐分了一些给棒老二！”然后眉飞色舞地道来原委。爹爹把烟袋锅子在灶台上磕得砰砰直响，说：“你娃儿有出息，是我的种！我看，这姑娘就做你的媳妇吧！”未及崔无疾答应，姑娘倒是先点头认可了。这让崔无疾好不得意。次日，母亲就开始准备酒席，择了个黄道吉日，晚上两人就在土墙房子里圆房了。圆房的时候，姑娘十分害羞，面若桃花，不停地左避右挡。就在这左避右挡之间，把她的妩媚与娇柔全呈现出来了。崔无疾一再被拒绝，便提出条件说：“我轻点行不行？”“不行。”他又说：“我只困觉，不碰你行不行？”“不行。”崔无疾来劲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来硬的行不行！”姑娘不应声了，这回不行也行了。姑娘又羞又气，指着他的鼻子说：“我看你也是棒老二！”此时此刻，崔无疾正在生机勃勃的时候，他手上揉搓着媳妇的身体，煞有介事地说：“我就是棒老二！你就是我的压寨夫人！”

崔无疾活了25岁，从没有真正见过女人是什么样子，这个抢

来的媳妇就成了宝贝。媳妇是 18 岁的黄花闺女，细皮嫩肉的，又是初婚，第二天一进洞房就缩成一团，躲在床角里，像个受欺负的娃娃，睁大眼睛看着黑乎乎的门口，似乎在想今晚该怎么过。洞房的门板又老又厚，开门关门都会发出响声。只听吱呀一声，崔无疾进来了。又听吱呀一声，门关上了，崔无疾站在门口，下巴上的胡子像毛刺一样向外耷开，盯着媳妇傻乎乎地笑。姑娘吓得直叫：“我的妈呀，土匪来了呀！”崔无疾也不会很粗野，跳上床去，将床角的媳妇拖过来，让她横着身子躺在他怀里，可姑娘一进他怀里就全身发抖，说：“我怕。”崔无疾说：“昨晚都过来了，今晚还怕啥。”姑娘说：“我就怕。”崔无疾就平静地把她搂着，看着油灯在对面的墙壁上忽来闪去。这样搂抱让他非常踏实，他左手搂着她身子，右手在她身体的边缘地带游走，他想就这样用手来慢慢哄她。姑娘被斜挎着，眼睛一直盯着他的耳朵和脖颈，身子则往身体里面紧缩。崔无疾突然发现那个油灯有点障碍，起来把灯吹灭了，重新上床搂着她。就这样搂了很久，崔无疾竟然忘记了他搂着的是新娘子，先前奔腾的热血一点点地往下退，姑娘却热起来。半夜时分，姑娘轻轻地说：“好了。”崔无疾说：“我怕你怕。”姑娘说：“不怕了嘛。”崔无疾说：“我还是怕你怕。”姑娘的手狠狠地抓着崔无疾的臂膀，双脚轮换着蹭着床铺，嘴巴对着崔无疾耳朵，声音小得只有一丝气流：“我真的不怕了。”崔无疾就放开了她，让她一步一步打开自己，然后就顺理成章了。

不出几天，左邻右舍的人都知道崔无疾从棒老二手里抢了个老婆回来，都来看稀奇，惹得一些年轻人羡慕极了，崔无疾说：“艳羡啥呢，想要女人，就在土匪手里去抢一个回来！”过后大家和他媳妇熟悉了，便问那天究竟是怎么回事，崔无疾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量虎口夺食，媳妇说：“就是一个土匪抢了另一个土匪的女人！”崔无疾从此在镇坪县声名大振。人多的时候，他常常拍着胸脯对大家说：“在钟宝这地方，敢从山大王手里抢女人的有几个？”大家说：“独一无二。”

这个抢来的媳妇直到圆房都没有正式名字。她只有小名叫细儿，崔无疾的父亲就让她叫崔张氏。崔张氏是四川省大宁县人（今重庆市巫溪县），特别能生。抢过来不久她就怀上了，每隔三四年就要生一个，断断续续生了三个儿娃子。崔家已经多代单传了，如今生了三个，让崔无疾非常满意。孩子们一个个都很健壮，成天吃糠啖菜，也会疯长。崔无疾夸自己的种好，所以娃儿也好。崔无疾还担心她会一直不停地生下去，结果人家见好就收，生到第三个，就不再生了，再生多了就养活不起了。崔家养男不养女，很多代人不生女娃，生到第二个的时候，就希望有个女娃，结果还是男的。这是崔无疾看到唯一不足的地方。现在，他们把三个儿子也拉扯大了，大儿子崔大岭今年已经结婚，崔二岭 22 岁，崔小岭 18 岁。崔大岭娶了媳妇郑娥眉。郑娥眉是个粗颈项，脖颈上像长了半边小西瓜，除了有碍观瞻，平时也不痛不痒。山民们都认为粗颈项里面不是肉，而是气，走路说话时，气袋子就在蠕动。崔小岭他们有时偷偷叫她“气颈项”，她就不高兴，对两个小叔子就没了好脸色。崔大岭把两个弟弟吵一顿之后，不久就分家了。后来郑娥眉生了个孩子叫崔铁军，长得也很结实。有了孙子，崔无疾的辈分就上升到了爷爷辈。崔大岭添丁进口了，他媳妇好像也很能生，要是这么生下去，家里的日子就会慢慢难过了，光靠种庄稼是养活不了他们的。崔大岭嫌背盐太苦，以前背过盐，几次之后就怕了。经常家里没盐吃，崔大岭就从父亲灶房偷偷弄一点，有次被娘发现了，骂了几句难听的话，然后给他抓一把盐去，也不足二两，管不了几天。有天晚上，崔张氏把大儿子崔大岭在灶房偷盐的事给崔无疾说了，崔无疾叹口气，说：“都成家了，还依靠我们。那就让他背盐去，不挣钱怎么行。”崔张氏说：“那就把二岭、小岭都叫上吧。三兄弟一起，有个伴。路上很凶险，你这个土匪有经验，今后你老了，背不动了，他们各自单独出门也就没事了。”崔无疾不喜欢说他老，他才刚刚 50 岁。老两口开着玩笑，他就把老婆按倒在床上了，说：“我就不服老，看你怎么的！”

崔张氏仰面朝天，望着顶棚大笑，一边把他往开推，一边说：“砍脑壳的，你也得把鞋子脱了呀。”

眼下，残秋将尽，冬天已经到家门口了，崔无疾必须抓紧时间去背今年的最后一次盐。崔家父子四人要去背盐了。出发前的准备比较烦琐。次日清早，崔张氏就开始准备盐背子饭。盐背子饭就是背盐人的干粮，是巴山盐道中最为特殊的一种饭食。它必须具有干爽，存放长久不变质，耐得住饥饿，便于携带等特点。盐背子饭用苞谷面做成，先用蒸笼蒸熟，然后加上佐料，再用铁锅炒干。炒好后的饭色泽金黄，酥软可口。从钟宝到巫溪大宁厂需要四天三夜，返回的时候背着重物，时间会成倍增加。所以要准备五天至六天的饭。沿途都有幺店子，都可以吃饭的，但那要花钱。若要省钱，就自己多带一些饭。四个人十多天的饭，崔张氏忙活了整整一天。打包的时候，崔张氏犯难了，问崔无疾：“是分开发包？还是你们四个人的饭包在一起？”崔无疾说：“分开发包。每人的每一顿饭都要分开发包。老二和老么都没背过盐，不晓得盐背子饭是怎么放怎么取的，他们要学。”按照每人每天两顿饭计算，一人打12个包，四个人打48个包，堆成了一座小山。这些饭不一定就够用，不够用的时候就在客栈搭伙了。

父子四人是在第三天上午出门的。像崔无疾以前出远门一样，都要到父母的坟墓上去磕头祭拜，求得保佑。这已经成了一个规矩，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庄严仪式。父亲是在盐道上摔死的。那年夏天，从巫溪背盐回来的路上，突发暴雨，父亲一脚踩滑，跌在了深谷中，死了。奇怪的是，他们在找到父亲的时候，父亲怀里还紧紧抱着用油布包裹着的盐巴。他们推测，父亲摔下去时并没有死，也不是摔在死去时的地方，他在摔下去之后还找到了自己的背篓和盐巴。父亲摔死不久，母亲也去世了。母亲是伤心而死的。所以把他们的坟墓放在一起，算是合葬。这次，他是带着三个儿子出门，意义非凡。他细心准备了香和火纸，隆重地带着孩子们到爷爷奶奶的坟前烧香磕头。要一齐说：“爷爷奶奶保佑我

们路上平安。”

当老人坟上的火纸烟雾散尽之后，他们各自背着自己的12袋干粮出发了，每人背篓里都放了一把打杵子，这是回来时背盐要用的必备工具。即将进入冬天的鸡心岭植被依然茂盛，呈现出立体气候特征和立体植被特征，一山可见四季草木，一片金黄一片绿的斑驳杂色，所有的树木都一副我行我素的样子。父子四人走上盐大道的时候说不清是开心还是酸楚，旅途的开始就意味着艰辛的开始。盐背子所走的道路称为盐大道，其实大路很小，就是宽不盈尺的羊肠小道。如果迎面走来一个人，得歪着身子给对方让路，屁股稍大点或者屁股稍撅高点，就会撞在路旁的岩石上。可背盐的人要负重，屁股不能太小，即使小屁股，背几年盐之后也会变成大屁股，看上去很结实，能承载一百斤至二百斤重的盐巴。干粮不能随身携带，那样太重。他们每走一处客栈，都要寄存一袋回来食用的干粮。盐背子的饭大都是差不多的，为了区别各自的干粮，他们在饭袋子上绑一块竹片，然后把竹片折成两断，折断的这片带在身上，回来时与其对接，能完全合缝就是自己的。这样的记号方式，盐背子叫作“记陈头”。不识字的人通常这么干。识字的盐背子就方便一些，在竹片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即可，有的直接把名字写在口袋上。

盐背子出门有一项特殊要求，就是不穿幺裤儿，“幺裤儿”就是内裤。如果穿上幺裤儿，身荷重负，长途跋涉，就容易“烧裆”。

“烧裆”是一个生动的词汇，是指幺裤儿太紧，走路两腿反复摩擦，容易导致裆部潮热发烧，甚至溃烂。所以，盐背子的裤子都要穿大裤腰，大裤脚，以确保裤裆通气透气。

这天的天气可以称为阳光明媚，太阳一丝不挂地悬在上空，是初冬最豪华、最实惠的日子。四人在深山峡谷的盐大道上穿行，前后都有零零星星的行人。有的是跟他们一样去大宁厂背盐的盐背子，有的是附近的农民，上山打柴或打猎的。他们互不相扰，路遇时要冲着对方点头一笑，然后擦肩而过。刚刚走出十里地，

就见几十个盐背子从前面走来。他们背上背着盐，手上拿着打杵子，走几步就要歇一会儿，把打杵子立着放在身后，再把背篓压上去。前面的人看到崔家父子四人，就有人叫：“崔无疾，你也去背盐呀。还带上这么多伙计？”

崔无疾说：“他们不是伙计，是我儿子！”

“三个都是你儿子？”

崔无疾说：“是呀。”

“你真好命啊。我要是有三个儿子，就不用背盐了，让他们背去！”

崔无疾说：“可我得背。背习惯了，不背盐能干啥。”

“你可以开铺子呀。当老板呀。”

“你以为开个铺子容易呀，那是要大本钱的。”

崔家三兄弟从父亲身上获得了几分自豪。他们很惊讶，盐道上的盐背子几乎都认识父亲，每个人见他都要打招呼，都要笑笑，尽管所有的招呼 and 笑都是一个样，但是热情，简单，友善，就像清晨的一颗颗露珠。盐背子中几乎没有胖人，只有高大的、高瘦的和瘦削的。最显眼的是他们的衣裳，有的衣裳补疤重补疤，有的则像全身长满了胡须，已经无法辨认原来的布料和款式了。很多人的衣裳都有或大或小的破洞，破洞里要么露出里面衣裳的颜色，要么露出某一部位的肌肉。他们的皮肤都黑油油的，粗糙得像没有抛光的石头。又长又脏的头发散发出各种混合的气味，很难分辨出气味的真相，却能迅速知道气味的来源。气味来自他们的身体上，特别是头发上。盐味、汗味、烟味，泥土味，草木味，阳光味，七荤八素地夹杂其间。崔家兄弟对这种气味并不陌生，父亲背盐时身上也是这种气味，但回家一洗澡就没有了。崔家三兄弟虽说也穿着破烂，身上也有补疤，可母亲把他们收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出门像走亲戚一样。

盐背子走路必须是低着脑壳走。盐道是仄仄逼逼的，他们下脚的位置必须正确，不可随意。盐道是弯弯曲曲的，他们的身子

随时在改变方向，不停地扭动。盐道是高高低低的，他们得看准目标，高一脚低一脚地踩下去。在悬崖峭壁处，一脚踩虚就会丢命。所以，对盐背子来说，生命在脚下，生计在背上，生活在路上。这样连续走三四天到大宁厂，实在枯燥无味，调剂生活的唯一方式就是说话，唱歌。以前，崔无疾在盐道走时，一路都是热热闹闹的，因为他喜欢说话，正经话说完就说酸话，说粗话，讲乡村趣闻，男女趣事。这天是别人讲，他只管听。他肚子里也有趣话说，可话到嘴边，突然意识到三个儿子在身边，嘴巴就赶紧闭紧了，表情也严肃了，不敢乱说了。

这时，河边的盐背子拉起了山歌，歌声从峡谷中升腾起来，向绝壁四立的狭小空间里飘散着。

大宁厂，开盐行。
三道沟，九道梁。
打杵子打在黄土上，
那时候还没有周文王。

沙哑的声音拖着高腔从山谷飘出来，钻进了丛林，飘向了白云，落到了远古。崔无疾问崔小岭，老三，听见了吗？那时还没有周文王，我们背的盐老早了，三皇五帝时就有了。盐为百味之首，人人少不得的。崔小岭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这时，在河边的另一处，也有人和起来，把调子拉得很长，带着几分幽幽怨怨的哭腔。

四脚爬坡梯百步，
打杵磨烂篾背篓。
爹把儿子背成人，
儿子把爹背进土。

在大巴山，人人都会唱歌，不用教，也不用学，天生就会唱。

从出生时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山歌，不管你想听不想听，想学不想学，歌声自然会往你耳朵里灌。所以，唱歌对于巴山人而言，既是自然而然的传统，又是一种看不见的隐性强制。听见别人唱歌，崔家人也不能示弱。崔大岭让他的两个弟弟也唱一个，崔二岭推说老三你唱吧，你嗓子好。既然大哥二哥都让唱，崔小岭也不客气了。他扯起嗓子就唱起来：

住的山沟沟哟，
吃的洋芋坨哟，
烤的转转火哟，
睡的苞谷壳哟。

崔家父子就这样一直招呼地往前走，他们发现，这个盐背子队伍的后面，远远地甩掉了一个人。这个人已近中年，长得一副皮包骨的样子，他背篓里放了两坨盐。按当时的老秤，是一百二十斤重。他把背篓放在路边的岩石上，四肢无力地瘫软在地上，脸上流着虚汗。崔无疾一看，认识他的。崔无疾说：“老刘，怎么不走了。”老刘说：“今天没有吃饭，寄存在客栈的干粮找不到了。”崔无疾就把背篓放下来，取出一袋干粮给他，老刘不要，盯着干粮袋子说：“我吃了你就没有了，这一袋就是一顿饭。”崔无疾就不高兴了，阴着脸，带着几分怒气说：“我们现在是空手，你是背着盐的。你不吃饭，盐就背不回去了。”见崔无疾这样说，老刘就接受了他的干粮，刚要打开，突然冲来一个黑乎乎的家伙，好像是从天而降，一口叼上老刘手上的干粮袋子，瞬间就冲到坡下了。老刘睁大眼睛看着自己的空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崔无疾轻轻地说了一声：“是野猪！”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太让人猝不及防，太不可思议了。这山上森林茂密，什么样的野兽都有，不知道这头野猪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只认得它是头野猪。一头年纪尚幼，个子很小，却浑身

是胆的野猪。野猪喜欢偷吃农家的苞谷，也容易伤人，却从来没听说过野猪跟人抢饭吃。可能这头小野猪饿得慌了，顾不得许多，突然发现有这么一个机会，就顿生抢夺之心，飞奔过来，掠食而去。崔无疾苦笑了一下，说：“它也饿了。”

崔无疾看了看地势，想起自己曾经有过的光荣历史来。他的表情中有许多深藏不露的东西。他说：“就在这个地方，10年前，我跟一只豹子打过一架。”

老刘说：“听你说过。”

小儿子崔小岭也听爹爹讲过多少次了，全家都知道的。故意问：“你们谁输了？”

崔无疾说：“当然是我输了。豹子欺负我背着盐。那天要不是背着盐，我不把它打成肉泥才怪。”

崔小岭说：“所以呢，豹子咬破了你的大腿，你打了它一打杵子，它挨了你一棒。”

“是我先打它，不是它先咬我。”崔无疾用敢于担责的态度说，谁都听出来，他在树立自己勇敢的形象。大家都知道他的胆魄，这个形象不树立也是勇敢的。彼时彼刻，人在绝境，不能不勇敢。

崔小岭要顽皮一些，嘻嘻地笑着，欣赏着父亲的得意之色。

崔无疾清晰地记得那个凶相毕露的日子。那天被豹子咬伤之后，忍着疼痛，自己给自己包扎了一下，止住了流血，硬是坚持把盐巴背回去了，回去之后休息了十天才能出山。他对自己的坚强意志是满意的。他用轻视的目光瞟了崔小岭一眼，说：“那时你才七八岁，背盐就是为了养活你。”

崔小岭说：“你抢我妈不是在这地方吧。”

“不是在这里。”崔无疾想想，觉得儿子的话不对，连忙纠正说，“不是抢你妈，是救你妈。”

崔小岭说：“噢，是救我妈救我妈。她本来不是我妈，救了她，就成我妈了。”

崔无疾说：“道理是这样的。”